

第二十一章 水晶糕勾回憶

阮清昱每日清早去譚府，傍晚時分回來。

譚毓夫很喜歡阮清昱，一是他聰穎伶俐，悟性極好，二也是他懂得珍惜機會的來之不易，發奮用功。

如此也算對得起阮清曉的付出了。

阮清讓在翰林院備受重視，阮清昱的教育問題也解決了，只剩下兩個年將及笄的姑娘。言氏一邊為她們準備笄禮，同時又為二人的婚事操心。經歷了前一事，言氏滿心只想尋個家世清白、踏實穩重的人，相貌、錢財、地位，這些都可以不計較，但必須知根知底。

阮清曉最近也頗忙，忙著尋阮清好的底。

自家姊妹，她不是沒同情過阮清好。之前在祖家被戲弄她都沒計較，可她竟然撕了江峴留給她的信，讓他們倆誤會這麼久。

如果早知道江峴始終沒有放棄她，那段日子她也不會過得如此辛苦吧，起碼心裡還有一方柔軟支撐著，不至於絕望透頂。

想到江峴，阮清曉的心還是有點亂。

他是靖安侯世子，而她雖然擺脫了罪臣之女的身分，可依舊是一介平民，想到昨日譚府那些倨傲的小姐們，她意識到，有些差距是與生俱來的，不易跨越。

江峴不在乎，她也可以不在乎，但生在這個時代，想要打破世俗的成見，太難。況且阮清讓說的對，他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，他身邊充滿複雜和未知，可自己盼望的卻是安穩平淡的生活。

而且自己的心結解開了，父母未必也能如此……

瞧瞧言氏看中的那幾戶人家，隔壁劉書生家的二兒子，正在科舉的路上努力奮鬥著，長得是斯文儒雅，一副老實人模樣，克勤克儉，可見面時他送了三本書，還說「悉心挑選，小姐必能受益」，聽聞此事，她哭笑不得，他想找個「心靈伴侶」，自己可擔不起，不如十里坊的吳家，還知道抱兩隻大鵝來呢。

蔣氏倒是給張羅了幾個條件不錯的，可人家哪裡瞧得上阮家，不過是為了生意應酬，敷衍蔣氏罷了，這比現代的相親還不如，在現代起碼還能看看對方的長相，可是在這古代，連臉都不露，全憑家世地位財富能力值。

反觀阮清好挑得可起勁了，有事沒事便去找言月見，見天往蔣氏身邊貼，好像那是她親舅媽一般。

阮清曉坐在西廂咳聲歎氣，巧笙進門來，一臉茫然道：「小姐，門外有人找您，候了有一陣了，也不說是誰。」

阮家小院不大，出了二門一拐便是大門，阮清曉站在照壁前張望，確實有一男子。男子年不過三十，容貌清俊硬朗，身子挺得筆直，面無表情佇立在門口，堪似門神，讓人看著發怵。

阮清曉沒敢跨出去，只探頭問：「先生找我？」

男人猛然抬頭，嚇了阮清曉一跳，隨即他垂目道：「我家主子找您。」

「你家主子是誰啊？」她不自覺往後退了幾步。

男人未語，目光瞥向對面的巷子。

阮清曉跟著望過去，提懸的心登時落下了，只見一身錦繡曳撒、英姿挺拔的江峴，正對著她微笑。

他本就自然散發著高貴脫俗的氣質，這會兒又是正午，陽光有點烈，打他身上明晃晃的，像天神，燦爛得人睜不開眼，與這個環境格格不入。

阮清曉怔怔地看了他半晌，隨即平靜地轉身，回房。

「清曉！」江峴急喚一聲。

阮清曉回過頭，見他正朝這兒疾步而來，她心一驚，趕緊擺了擺手讓他回去。

見他腳步未停，她只好趕緊迎了出去，扯著他又回到巷子裡，她怒瞪著他，嗔道：

「誰讓你來的？若是讓街坊鄰居看到，又要議論我們家又出了何事。」說著，她朝他肩頭的飛魚繡紋掃了一眼。

江峴也側頭看了一眼，明白地笑道：「方才去辦差，突然想見妳，來不及換衣裳，我下次會注意。」

「沒有下次了。」阮清曉沒好氣地道，「你別再來了。」

江峴眉心一蹙，看著她的眸色晦暗。「妳還沒原諒我？」

「我何時說過原諒你了？」

「在譚府池塘……」江峴話到一半突然頓住。小姑娘雖然倔強，卻不像之前那麼冷漠，他突然想到什麼，雙眼一亮，喉結微抖，沉聲笑道：「對，不能原諒，還得跟我算帳呢！說吧，怎麼算？」

阮清曉瞋了他一眼，她怎麼不知道他臉皮這麼厚啊？她撇嘴道：「今天沒心情跟你算。」

「那妳哪天有心情？不然明天可好？」他笑意漸濃。

「你！哎……」她真不知道該怎麼對付他了，以前吵嘴就吵不過他，現在還是她乾脆不理他，扭頭要走，卻被他一把拉住。

「別氣，我是來給妳送東西的。」他含笑解釋，伸出右手，手掌裡托著不大的油紙包。

看那標記她也知道是什麼。

「可能和清河的口味不一樣，但這已經是最接近的了。」他將油紙包展開，遞到她面前。

水晶糕瑩白，和他白皙的手指極為相襯，好看極了，可阮清曉的心卻有點涼。她歎了一聲，輕得不能再輕，生怕把往昔的記憶勾起。

「我不要。」

江峴的手僵住，「不喜歡吃了？」

阮清曉搖頭，「喜歡，可每次吃，都會有不好的事發生。」先是被綁架，然後是他丟下她……

心突然被刺了一下，疼痛漸漸加劇。看著失落的小姑娘，江峴眼中的疼惜都快溢出來了。他提了提唇角，輕柔道：「吃吧，這一次我絕對不走。」

阮清曉仰頭看他，眼眸水霧濛濛，可對上他眸光的瞬間，立即沉溺在他似水的溫

柔中，水霧散盡，暖融融的。

總是敗給他。她在心裡自嘲，無奈地撚起一塊水晶糕，咬了一口。

從舌尖甜到心裡，亦如當初。

「好吃嗎？」他期待問道。

阮清曉笑著點點頭，如月光一般恬然。

江峴看得有點怔，忽而又道：「我也想吃。」

她一楞了，抬了抬下頷。「你那兒不是還有嗎？」

他眼尾一挑，笑道：「不想吃這個。」

那想吃哪個？阮清曉看看自己手裡的，眉心一蹙，舉起來道：「可這個我咬過了。」

江峴盯著她的目光越來越柔，眸中的笑意像清風似的撩著她的心。怕再次淪陷，她索性低頭不看他，繼續吃著糕點。

可糕點還沒湊到嘴邊，她便感覺到一股壓迫感混著淡淡的檀香襲來，接著，她的耳尖被輕輕咬了一下。

一股酥麻的電流沿著耳尖竄到心底，又擴散到四肢百骸，讓阮清曉的臉都紅透了，杏眼怒瞪，捂住耳朵喝道：「江峴！」

她分明是惱，可看在他眼中卻似小貓撒嬌，甜軟的聲音撓得他心癢癢。

江峴唇角一揚，輕聲道：「吃到了。」說著，他托起她的手，把油紙包交給她，丟下一句「明天還要」，隨即一個轉身人便不見了。

阮清曉呆楞在原地許久，直到心緒逐漸平靜，紅暈退了些，她才敢走出巷子。

進家門前，她又回頭望了一眼，忍不住搖頭歎息，哎，二度淪陷……

晚飯，見阮清曉吃得不多，言氏憂心問：「是不是身子又不舒服了？」

阮清曉搖搖頭，笑道：「沒，下午吃了些點心，不餓。」

「姊姊吃點心也不帶我們的份。」阮清好笑道，給阮清曉夾了顆丸子。「再吃點吧，母親特地給妳做的。」

阮清曉淡定地瞥了她一眼。

自打離開祖家來到京城，阮清好沒了依靠，便一直討好賣乖，使得父親對她的怨氣漸漸平息，就連母親也開始接納她，畢竟是阮家女兒，宋姨娘再可惡，也不該遷怒於她。

不過阮清曉很清楚，她可沒那麼安分。

阮清曉沒向父母提過阮清好和周姚女聯手害自己的事，之前是因為不想計較，如今是沒找到證據。阮清好既然能模仿江峴的字跡，便說明江峴留給自己的詩她一直留著，就是不知她有沒有一起帶到京城……

見阮清曉不知在想什麼，遲遲沒動筷，阮清好眼眸一轉，又道：「看來姊姊是真吃不下了，聽嬾嬾說，姊姊和巧笙今兒一整日都沒出去，什麼時候買的點心啊？」

說著，她看看父母，見他們都沒反應，又故作無意道：「可是誰送的？」

這回可有效果了。

言氏驀地放下筷子看著阮清曉，蹙眉道：「吳家那孩子又來了？」

阮清曉喉頭一緊，無奈地歎了聲，「沒有……」

「沒有就好。那孩子不行，以後不管他送什麼來，都不可以接受。」言氏囑咐完，看向巧笙，巧笙連忙點頭。

「知道了。」阮清曉喝了口茶，壓壓驚。

見纖弱的女兒安安靜靜地坐著，言氏心頭一酸。阮家再不濟也是書香門第，她曾經也是大家千金，可瞧瞧女兒，來說媒提親的都是些市井書生，哪有一個名門之後？想起那吳家長子抱著兩隻鵝的模樣，她忍不住歎了一聲，淪落至此，她越發覺得對不住女兒。

自打挑破誤會，阮伯麟和妻子心意相通，他知道她在難過什麼，也放下碗筷，勸道：「待我任了教諭，清讓有了官職，情況就會好轉了。」

也只能如此了。言氏無奈點頭。

阮清好不太高興了，她本是想勾出阮清曉與人偷會的事，怎麼情況會是這樣？她不甘心，故意堆笑道：「姊姊生得標緻，人又靈秀，愛慕她的人定不會少，不然怎有人給她送糕點？」

驚能壓下去，火可不好壓。阮清曉冷看她一眼，她卻故作惘然。

言氏一聽，終於察覺到不對勁，問道：「對啊，誰給你送的點心？」

阮清曉清楚一家人對江峴的態度，她不能說，便微笑反問道：「妹妹，妳怎就確定是別人送的呢？咱倆一個住西廂一個住後院，妳哪隻眼睛看到有人給我送點心來？還是妳一直都在偷偷監視我啊？」

阮清好曾經害過阮清曉一次，一直偷偷注意著阮清曉也不是不可能，言氏想到這裡，眉越皺越緊。

見狀，阮清好有點慌，忙道：「咱們家小院就這麼大，轉個身便看全了，妳拿著點心進門，我自然看到了。」

撒謊！點心分明是候在門口的巧笙拿進來的。

但阮清曉不能揭穿她，揭穿她就等於承認有人給她送了東西。

「我是吃點心了，是清昱昨天帶回來的，帶給我的。」阮清曉故意強調最後一句。反正彼此都沒證據，誰的可信度高，誰的便是實話嘍。

阮清好也拿她沒辦法，她只見到門外有人等著阮清曉，而巧笙守在門口，她沒看到她見了誰，也沒看到她何時回來的。

父母沒懷疑，這事也就算過去了，可好巧不巧地，阮清昱偏偏這時候回來了，而且還帶回來一個人……

「本想留清昱用晚飯，他怕家人擔心便回來了。」譚沅昊的語調不疾不徐，淡定沉穩，和他的笑一般讓人極舒服。

他好似天生就有討人喜歡的能力，阮伯麟和言氏微笑點頭。

「他自己回來便可，怎還勞煩譚公子送他？」阮伯麟有些不好意思地道。

譚沅昊微微一笑。「言重了，順路而已。」說罷，他環視客堂，問：「怎麼不見阮小姐？」

阮伯麟和言氏皆是一愣。哪有一來便問人家姑娘的。

見他們神情疑惑，譚沅昊的笑意濃了幾分，解釋道：「在譚府和阮小姐有過一面之緣，今兒祖母還提及，讚阮小姐有見識和毅力，讓我傳話，請她到寒舍做客。」聞言，夫婦二人點頭，喚阮清曉來。

阮清曉看到他，驚愕不已，隨即長吁了口氣，放心了。

實在不能怪她會有這樣的反應，她中午才見過江峴，晚上阮清昱便領了人回來，她第一個反應便是江峴，可冷靜下來後又想，阮清昱對江峴有意見，怎麼可能帶他回來。

譚沅昊倒是起了興致。第一次見到阮清曉，他便覺得她與眾不同，還著實是，她見了自己，先驚後喜，意料之外，可非情理之中。

兩人見禮，譚沅昊將祖母的話轉達了，便要告辭。

家人送他，才一踏出門檻，譚沅昊便瞧見簷廊下躲了個小姑娘，正眨著一雙桃花眼看著他，含笑福身，從容不驚。

倒也是個有趣的。譚沅昊微微挑唇，朝她點了點頭。

阮清好的淡定不了了，心都快跳出來了，臉若燒雲。方才在門外聽他是譚府少爺，她好奇地看了一眼，卻移不開視線了，竟不知天下還有這般俊逸的人，脫俗得遙不可及，單那一笑，瀟灑不羈，便讓她著迷得不得了。

阮清曉出門，見到羞赧的阮清好，又看看譚沅昊，冷哼了一聲。

這聲輕到幾不可聞的哼聲，把阮清好的蕩漾春心點醒了，她想到了什麼，拉著跟在眾人身後的阮清昱悄聲笑道：「清昱，你可是偏心，為何只給大姊帶點心，二姊就沒有？」

阮清昱有點愣，清脆地問了句，「什麼點心？」

這一聲，把前面幾人都喚住了，阮清曉猛然轉身盯著二人。

「昨日你給姊姊帶的點心啊？難道不是你給她的？」阮清好意有所指的瞥了一眼身後的阮清曉。「那會是誰啊？」

「清好！」阮清曉喊了聲，「客人未走，是說這些的時候嗎？」

阮清好在心裡冷哼一聲，要是等客人走了，還不知道她會偷偷對阮清昱囑咐什麼呢。不過眼下看阮清昱的反應，顯然不知此事，阮清曉躲不過了。她更加得意地笑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只是一時好奇。」

好奇？這分明是挑釁！

不管阮清好是有意無意，言氏都明白過來了，盯著阮清曉，眉心越皺越深。

阮伯麟也頗為尷尬，訕笑伸了伸手臂，繼續送客。

瞧這一家人的神態，譚沅昊抿唇。宅裡院外，女人圈混出來的，別人看不懂，他可品個透澈，這是小姑娘拿著弟弟做掩護被人掀了底啊，看來自己一走，必然是場暴風雨。

眼見阮清曉的臉色越來越沉，譚沅昊唇角一勾，喚道：「清昱。」

阮清昱應聲上前。

「昨個祖母特地為你做的點心，你給你姊姊了？」譚沅昊狹長的眼睛微眯，眸光

一閃。

阮清昱先是錯愕，而後逐漸淡定，低頭不語。

譚沅昊摸了摸他的頭，溫和道：「給便給了，又不是錯事，何必不敢說。」

阮清昱木然點頭。

這便解釋清了，大伙兒的臉色緩了過來，除了姊妹二人，一個憤恨得直想跺腳，一個雖鬆了口氣，表情卻仍有些凝重。

送客後，一家人回到廳裡。阮清曉忽然說要詢問譚老夫人邀請之事，又走了出去。剛上轎的譚沅昊見到她出來，又下來了。

阮清曉福身。「謝譚公子方才相助。」

譚沅昊輕笑一聲，挑眉道：「看來我猜的沒錯啊，那妳還真要謝謝我。」

阮清曉沒好氣地在心裡想，這人的臉皮還真是厚啊！

道過謝，她福了福身便要退下，他卻把她喚住了。

「妳要謝的就這一件嗎？」

阮清曉駐足，不明白他這是什麼意思。

他又笑了，那笑容好像陽光，把晦暗的四周都映亮了。

「我的絹帕，妳不還我了？」

阮清曉這才意會過來，不過她必須反駁，首先，是他先撞的自己，他給自己手帕時，她已經謝過了；其次，那日情況混亂，手帕沾了泥血，早就不知道被陸家小丫鬟收哪兒去了，所以「謝」和「還」似乎都沒必要；最後，他差一塊手帕嗎，要小氣到向她討要？

不過，他是客人，且剛才幫了自己，他說什麼便是什麼吧。

阮清曉勉強笑道：「手帕怕是不能用了，改日嫵嫵做了新的，讓清昱給您帶去。」

譚沅昊撇嘴，佯做不滿，可眼中的笑意越發的深了。他舌尖點了點下齒，盯著她道：「不若把妳的給我吧。」

他這浪子的名聲真是當之無愧。即便她這個從現代來的人，也明白在古代姑娘送手帕是何意，原來這才是他的目的。

她內心冷哼，面上卻依舊淡定地保持微笑。「抱歉，我沒帶。」

譚沅昊瞧著她衣袖露出的絹帕一角，並未戳破。「好，那妳記得，妳欠我一塊絹帕，待妳繡好了，我改日來取。」說罷，他朗朗而笑，帶著他獨有的輕佻和張揚，衣襬一撩，上轎。

看著遠去的藍呢轎子，阮清曉不免感歎，這種人，還是離遠點得好。

阮清曉回到廳裡的時候，只看見言氏和阮清昱。

阮清昱見她表情困惑，便主動說她方才一離開，父親便一臉怒容地把二姊叫去書房了，到現在還沒出來。

阮清曉點點頭，並未多說什麼。

阮清昱想問問點心的事，可瞧了瞧一臉嚴肅的母親，便默默去花廳用膳了。

堂中只剩下母女二人。

「他是衝著妳來的吧？」言氏冷不防問道。

阮清曉有點錯愕，趕緊搖頭道：「母親說什麼呢，人家不是說了送清昱回來嗎？」這點規矩言氏豈會不懂，哪用得著他一個少爺送自家兒子回來，況且就算是來邀請女兒去做客，也該下帖子才對，哪有主子親自傳話的。他說兩人有一面之緣，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只有女兒知道。

這些言氏沒提，只是笑道：「不是就好。和他還是儘量少接觸，咱們不是一路人，不要讓人家有了誤會。」她歎了一口氣，又道：「我以前一直想著要讓妳嫁個好人家，如今才知道什麼是好。當初是我的錯，一意孤行害了妳。」

「母親怎麼又提這個？」

「我也是看到譚家公子才想到了。」她撫了撫女兒的手。「知女莫若母，妳的心思我懂，妳不要再想那個林岫了，況且他也回不來了。」

「他若是回來了呢？」阮清曉突然問了句。

言氏一僵，神情憂鬱。她就知道女兒還是放不下，厲言道：「回來了也不行，貪生怕死，不能同患難，這種人靠不住。」

「如果他是迫不得已呢？」阮清曉追問。

言氏好似意識到了什麼，突然用力握住女兒的手。「他回來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言氏緊盯著女兒，見她表情淡定，才漸漸平靜下來，鬆開了她的手，有些疲憊道：「回去歇著吧，這話日後不要再提了，尤其是當著妳父親的面。」

阮清曉回西廂的時候，父親的書房還亮著，應該還在訓阮清好。難得他看出阮清好的小伎倆，不過阮清好的心思可比他想的要深得多。

她又想到了母親對譚沅昊的顧慮，其實根本是多餘的，她自然不會和這種人多接觸，只是江峴……

她不得不承認，再見到他，理智上是怨，可心裡卻是溫暖的。這種暖意讓她抵抗不了，像春暖花開，冰雪消融一般自然而然，非人力能抗拒。

所以她主動遠離他，可依舊是逃不掉。

她突然有些好奇，如果父母知道他的真實身分是靖安侯世子，會是什麼反應？

第二十二章 自以為聰明

翌日，譚毓夫人翰林院 阮清昱去了私塾。

阮清好也要出門，在照壁前遇到送阮清昱的阮清曉，毫不掩飾地朝她冷哼一聲，撇頭離去。

阮清曉注意到她的黑眼圈，心想著她昨晚沒睡好，而這會兒肯定又是去找言月見。

上午倒還好，晌午一過，阮清曉便覺得有點心浮氣躁，坐立難安。她想到江峴昨個的話，擔心他今天還要來，於是在心裡默念著：別來了，別來了，別來了……門外傳來匆忙的腳步聲，是巧笙。

阮清曉隨即問道：「來了？」

巧笙喘著氣，搖頭。

明明不想他來，可是聽到他沒來，怎麼她的心竟突然覺得有點空呢？阮清曉甚至有點後悔吃那水晶糕了……

巧笙顧不得她神情落寞，慌忙道：「小姐，私塾方才來人，小少爺和人打起來了！」阮清曉大感驚愕，這才幾天啊，老毛病又犯了。

母親這幾日忙著置辦田地，父親一早被吏部衙門喚去了，家裡就剩她，正急著，她不經意望向門外，眼眸倏地一亮，展顏喚了一聲，「大哥！」

阮清讓難得回來一趟，就趕上這事，阮清曉有點慚愧，好似沒教育好弟弟是她的錯。

阮清讓摸摸她頭，安撫道：「別擔心，不會有事的。」

阮清曉笑了。其實她倒是盼著阮清昱吃點苦頭，不然他不長教訓！

兄妹二人趕到時，阮清昱和一名少年正在日頭底下站著。阮清昱才九歲，比那少年矮了超過半個頭，可那少年臉上的傷，卻比阮清昱多得多了。

來之前還想讓弟弟受點教訓的阮清曉頓時鬆了口氣，沒吃虧就好。

大致問清楚情況。原是其他學生見新入學的阮清昱年紀小，有意捉弄，阮清昱隨了言氏是個急脾氣，吵不過，便動手了。

其實這個年紀的孩子打架都是正常的，但是阮清昱下手又準又狠，人家不樂意了。也不知道他跟誰學的……

正感歎著要去找夫子，就見夫子出來了，笑容可掬地對著身後人道：「您慢點。」阮清曉抬頭一望，明白了。不正是跟這位仁兄學的嗎？

「世子爺，小孩子吵鬧都是常事。我們也不知曉這孩子和靖安侯府的淵源，您多擔待。」

江峴神色平和，笑道：「這話該我說，畢竟他也有錯，但我還是不得不提，德者，才之師也。您是夫子，不能重才輕德。學生出言不遜，您也有責任，若非如此，今兒這事也不會發生。」

「說的是，說的是。」夫子點頭，笑應。「老夫失職了。」

江峴淡淡一笑，左手反剪身後，右手修長的手指搭在刀柄上，看似輕鬆卻讓人生畏，靠近不得。他下了臺階，一看見阮清曉，眸色忽而一亮，上前。

可還未靠近，阮清讓先迎了上來。

江峴笑容一頓，挑眉道：「兄長也來了。」

「不敢承受你這聲『兄長』。」阮清讓冷聲道。

江峴不驚，轉而對阮清昱笑道：「沒事了，跟兄長回去吧。」

阮清昱雖對他有氣，可知道自己也有錯，低著頭朝兄姊走去，半路被阮清讓攔下。

「道歉了嗎？」阮清讓聲如其人，溫潤和煦，但神情卻帶著幾分嚴厲。

阮清昱擰著眉頭看著兄長，憤憤道：「是他先口出惡言汗蠟我的！」說著，小拳頭又攢了起來。

江峴斂容，也道：「不是清昱的錯，為何要他道歉？」

阮清讓沒看向江峴，拉著阮清昱道：「我是讓你給夫子道歉，聖人教誨都忘了嗎，遇事便要動手？你是讀書人，不是莽夫，暴行解決不了問題。」這話帶著言外之意。

「都讓人欺負到頭上了，還要端著聖賢禮儀忍讓嗎？」江峴突然插話，下頷微抬，冷冷地看著阮清讓。

阮清曉突然想到在祖家時不知曾聽誰提過，江峴雖生在武勳世家，可他是庶出，原本走的是仕途路子，後因其兄亡故才繼承世子之位，又跟了首輔，才棄文做了錦衣衛。

江峴繼續道：「我朝雖崇尚禮教，可邊塞屢屢受到外族侵擾，難道也要拿禮儀去和冷刃相搏嗎？」

倒是有點道理。阮清曉看了他一眼，他眸光微動，似有淡淡的笑意，她趕忙錯開視線。

「強詞奪理。」阮清讓哼道，「那是武將之職，清昱不過是書生。」

「參軍是文官，可他運籌帷幄論的也是兵法。」

「兵法講的也是策略，非魯莽行事。」

「你怎知清昱沒講究策略呢？他孤身一人抵四個，可不是誰都做得到的。」說著，他頗為滿意地看了阮清昱一眼。

阮清昱認同，但又不想和他親近，憋得有些不自在。

阮清讓還欲還口，阮清曉趕緊拉住他。論學識，他二人不分伯仲，可論「歪理」，他辯不過江峴的，自己可是領教過的。

「大哥，走吧。你難得回來，還沒見父親呢。」

阮清讓看著阮清曉，沉默半晌，隨即柔和笑道：「好，走。」

於是他拉著弟弟給夫子道了歉，三人離開。

才一走出私塾大門，江峴便跟了上來，貼在阮清曉耳邊道：「今兒事出突然，來不及給妳買糕點。」

阮清曉微怔，看來他是臨時來處理阮清昱的事，他的消息可真靈通，不過想來也是，他是錦衣衛嘛，怕是連自己的舉動都在他的掌握中。

她想說些什麼，見原本走在前頭的阮清讓停下腳步，盯著自己，只好福身道：「謝世子爺幫了清昱。」說罷，便往前走去。

江峴知道她有話要說，一時情急想要拉住她，卻被阮清讓一個凌厲的眼神攔住了。兩人對視，不見火光，但見冰封萬里。

看著遠去的三人，江峴俊逸的臉晦暗不明，眸色漸深。不能再等了，必須把她重新帶回身邊，寸步不離……

遠處藍呢轎上，旁觀看戲的譚沅昊冷笑，修長的手指一甩，摺下轎簾，道了聲「走」，轎子穩穩起步，沒多久就看不見影兒了。

譚沅昊忍不住想著，看來自己猜的沒錯，這姑娘果然對江峴意義非凡，還以為他無懈可擊，原也有軟肋啊，甚至牽扯出一個阮清讓，這戲是越來越好看了……

正想著，轎子突然一晃，停了下來。

譚沅昊皺眉，掀起轎簾朝外看，只見一個小姑娘摔倒在地，無辜地眨著一雙桃花眼楚楚可憐地望著自己。

譚沅昊微怔，又看了看通往自家的路，忽而一笑，下了轎子，笑容似含了情意，

嗓音慵懶魅惑，「阮小姐，可摔疼了？」

「酌茗，給阮二小姐上茶。」小客堂，譚沅昊吩咐下去，目光毫不掩飾地打量著坐在官帽椅上的阮清好。

小姑娘身著桃粉羅衫，頭簪金絲海棠，襯得嬌豔的小臉白裡透紅，雖然神情羞澀，卻依舊從容淡定不失禮儀，頗有大家閨秀的氣度。

不過想來也是，她雖是庶出，但畢竟也是出身書香，不過她和阮清曉同樣是小姐，行止可就天差地別了。

譚沅昊掃了一眼她的腿，問道：「可傷到了？要不要尋府醫瞧瞧？」

「謝譚公子，不必了，不礙事。」阮清好垂目道謝，眼睫輕顫，一副欲說還休的模樣，好不可人。

他看著她這模樣，倒是有幾分像阮清曉，只是比她的氣色好多了。

「阮二小姐這是打哪兒來的？」他含笑問道。

「我本是要去找表妹敘舊，不巧她隨舅母出門了，我只好回來，半路便……」

「便撞上我了。」譚沅昊帶著笑意接了話。

阮清好心一緊，忙抬頭解釋道：「我不知道是您的驕子，怪我，走路不小心。」

譚沅昊輕歎了聲。「這如何能怪妳呢？是我府裡的轎夫衝撞了小姐，該賠不是的是我啊。」他語調抑揚，尾音魅惑一挑，似他慵懶的笑，把人心都揉得發酸，酸得發甜。

阮清好望著他，他五官精緻俊逸，像上好的玉器雕刻打磨出來的，溫潤而高貴，光是看著都是一種享受，讓她不禁有些癡了，直到下人把茶水端來，她才回過神來，垂下了眼眸。

這種眼神，譚沅昊見得太多，他唇角一挑道：「請用茶。」見她端起茶盅，他又柔聲提醒道：「仔細燙。」

阮清好的心都要暖化了，臉越來越紅。

譚沅昊輕笑，眸色深不可測。

「對了，想問問小姐，可識得靖安侯世子？」

阮清好一怔，隨即搖頭抿笑。「人家是世子，我如何能識得？不過是聽說過罷了。」瞧她神情也不似撒謊。這倒有意思了，阮清讓他們三人都認識江峴，可她卻不知道，莫不是阮清曉和江峴之間都是背著人的？

阮清好忽地意識到什麼，目光疑惑地瞟向譚沅昊，反問道：「譚公子怎麼突然這麼問？」

小姑娘反應真快。他笑了笑，道：「沒什麼，只是聽聞世子爺和禮部阮主事關係頗好。」

「嗯。」阮清好淡笑，「那是我二叔，倒是我家三堂姊和世子爺識得。」

「阮清芷？」

「譚公子認識？」阮清好難掩驚訝。

譚沅昊笑了，「自然，她常來譚府，祖母很喜歡她。」

聞言，阮清好的眉心幾不可察地蹙了蹙。阮清芷和阮清曉都認識他，她們都應邀來過譚府，獨獨自己沒這資格，就因為她是庶女？越想心裡越氣悶，捏著茶盅的指尖都因太過用力而發白。

瞧著她那神情，譚沅昊笑了，語調輕緩道：「日後若是祖母下帖子，妳便隨妳姊姊來，阮二小姐慧心，祖母定會喜歡的。」

這話說到了阮清好的心坎裡，讓她的心泛著甜意。

天下竟有如此善解人意的男子，謝程昀也曾對她好過，卻不及他的隻言片語。如此良人，便是折她的壽也要搏一搏。

她放下茶盅，方欲福身道謝，卻突然又聽他問道——

「令姊，阮大小姐，可有過婚約？」

阮清好愣住，心思飛轉。他偏要提起阮清曉，還問及婚事……思及他那日見到阮清曉，還幫她開脫，阮清好有種不好的預感。

她神色凝重，眉心籠了一層淡淡的憂思，櫻唇幾度開合，卻未說什麼。

譚沅昊不解，斂容道：「怕是我不該問，唐突了。」

阮清好忙搖頭，好似艱難的做了抉擇一般，抿了抿唇，隨著一聲哀歎，一股腦地將阮清曉如何被退婚、沖喜、另嫁，乃至被拋棄之事統統道來。

末了，她感喟道：「姊姊命苦，年未及笄便成了棄婦，不然我們一家也不會躲到京城……」

她以為聽了這些譚沅昊會失望，可他平靜得不能再平靜，眸色深邃，看不出是什麼想法，但絕不是失落。難道自己揣測錯了？他不喜歡阮清曉？還是對他而言，這些都無所謂？

為了不讓他有其他心思，她又補充道：「旁人看不出，但我知道，姊姊還在等他。」

譚沅昊終於有了表情，他勾起唇，不住地點頭，眸色一亮，道：「聽妳的描述，這個『林岫』倒是像我熟悉的一位故人，妳可還知道他的其他特徵？」

天下竟有如此巧的事？阮清好想了想，又道：「我臨摹過他的字……」

「酌茗，筆墨！」

半刻鐘，譚沅昊看著紙上的「惜春」二字，便心明如鏡了。

江峴啊江峴，沒想到你竟有這樣一段。原來那段日子他在清河，如此馮家兄弟和山東巡撫一案都連上了。陸崇謙，你果然有顆好棋子！

該問的都問到了，譚沅昊喚酌茗送客。

出門前，他突然喚住了阮清好，看著眼中隱有不捨的小姑娘，他魅惑一笑，道：「阮小二姐不想知道，我和妳姊姊有何淵源嗎？」

阮清好好奇地點頭。

譚沅昊盯著她袖口露出的藕粉一角，舔了舔下唇，精緻的眉峰一挑，邪魅笑道：「她欠我一條絹帕。」

譚沅昊遣酌茗駕譚府的三駕馬車送阮清好回去，陣仗之大，以致阮家街坊看到掛燈上的「譚」字便明白這馬車是打哪兒來的，又見阮清好從馬車上下來，都不禁駐足多看幾眼。

鄰居們不禁竊竊私語，莫不是阮家要有喜事了？

阮清好也如是想的。如果說之前她還有些忐忑，那麼最後譚沅昊向她討要絹帕，便再清楚不過了。女子的絹帕，可不是說要便能要的。

酌茗一直將阮清好送進了阮家正堂。

聽聞譚府來人，阮家所有人一同候在客堂，怎知迎來的卻是自家女兒。

阮清好心情極好，向父母福身，喚了聲「大哥」，也難得給了阮清曉一個笑臉，不過這笑意帶著幾分輕蔑。

她如主大方地謝過酌茗，欲送他出門。

而然酌茗笑了笑，低頭道：「阮二小姐不急，我家主子的話還沒轉達呢。」

阮清好詫異，什麼話？難不成……她不禁害羞起來。

酌茗三十出頭，一抹小鬍子在下巴上顫了顫，笑道：「阮老爺，我家主子怕誤會，特遣我來解釋。今兒下午，我家少爺要回府，轎子到了家門口的時候，偶遇阮二小姐摔倒。其實這事兒吧，時有發生，您也知道我家少爺的名聲，換了他人，繞過去便罷了，這不是看在我家老爺和貴府小少爺是師徒的分上，怠慢不得，便接待了。以示重視，還用府裡的馬車送阮二小姐回來，可是……」

酌茗瞥了一眼臉色漸漸發青的阮清好，眉頭一皺，佯做為難道：「可是我家少爺說了，他所為不過是為了兩家的交情，正大磊落，絕無他想，也請阮二小姐不要誤會，還是收回此物吧。」

說著，他遞上一條藕粉色絹帕。

阮清好如遭雷擊，額角登時滲出了汗珠，脊梁竄上一陣寒意。沒想到她千算萬算，竟栽在了譚沅昊手裡！她急得眼眶都紅了。

「這不是我給他的，是他跟我要的！」阮清好上前反駁道。

酌茗皺眉，「喲，阮二小姐，瞧您這話說的，我家少爺可說過一個『討』字？明明是您自己拿出來的。」

阮伯麟羞愧得恨不得把這個女兒一口吞下，省得她繼續丟人現眼。人家這話他還聽不明白嗎？摔倒、時有發生、譚少爺的名聲……不就暗指阮清好戀慕譚沅昊，故意摔倒惹人注意嗎？如此便罷了，她竟還不知廉恥地送人家手帕，姑娘家的手帕是隨便能送出去的嗎？

「說！到底是不是妳給的！」他朝著阮清好吼道。

「是……不是，是我給……」阮清好解釋不清。

那時譚沅昊看著她的帕子，突然說阮清曉欠他一條，他這不是打著藉口討要自己的帕子嗎？所以她二話不說便把自己的帕子給他了，不過他確實一個「討」字都沒說。

阮清好瞪向阮清曉。「他說姊姊欠了他一條絹帕……」

「我是欠了。」阮清曉大方承認。「去譚府時我手受傷，他給了我一條帕子擦傷

口，不過那帕子後來交給了陸家的小丫鬟處理。即便如此，我欠他與妳有何干？用得著妳給他嗎？」

阮清好一驚，冷汗淋漓。

事實如此，即便欠，也不該她還。譚沅昊是看透了她的心思，知道他出此言，她一定會給，他還真是「善解人意」啊！她後悔極了，不再言語。

這事可大可小，譚沅昊完全可以和阮清好私下解決，但他非要挑到明面上，阮伯麟不糊塗，他得給譚家一個說法，不然還道他阮家無家規，教出的子女竟這般不懂禮數。

「說！妳今天是不是故意去的譚府？」

「不是，我是去……去找月兒。」

「言家在十里坊，一東一西，妳是如何繞到官帽街的？」言氏冷哼，補了一句。除了在清河宋姨娘被揭穿時，阮清好還沒如此緊張過，她都快哭出來了。一是面對父母咄咄逼人的氣勢，她心虛；二是酌茗在場，她撒不了謊，還要讓他看笑話。她完全想像得出酌茗向譚沅昊回報時，譚沅昊那清冽鄙夷的笑。

阮清好咬著牙不肯承認，阮伯麟氣得真想直接用家法教訓她。那日他將她叫去書房，苦口婆心勸她收心，她怎麼就是不肯安分？

氣頭上，阮伯麟也顧不得許多，顫抖著手指著阮清好道：「妳以為妳如此便攀得上人家嗎？妳也就配給人家做個妾！」

「做妾又如何？」阮清好直直回視，憤恨道：「一個廩生不過月六斗米年四兩銀，十年都置不來一畝田，做這樣的正室還不如做妾！」

阮伯麟猛然一驚，竟被她堵得胸口發空，隨即青筋暴突，手一揚，搥了她一巴掌。

「鬼迷心竅，不知廉恥！」

這一巴掌，把眾人都驚了。

阮清曉暗暗搖頭，阮清好真是無藥可救了，她甚至愧對宋氏對她的苦心，宋氏最怕的就是她做妾。

情況鬧得有些出乎意料，酌茗尷尬，不想再多留，於是訕訕一笑，又將譚沅昊讓他轉交的紙箋遞給了阮伯麟，道此物亦是阮清好所有，便趕緊告辭溜了。

阮伯麟將紙箋展開，「惜春」二字挑釁似的刺激著他的眼。此情此景，這二字想不讓人誤會也不可能了。

「惜春。」他冷笑念道，隨即猛然甩手，將紙箋甩在阮清好臉上，吼了句，「妳怎不乾脆書『思春』呢？」

誤會越來越深了，阮清好徹底慌了，她拿著紙含淚解釋，她寫這兩字並無此意。阮伯麟卻不相信，氣得一把推開了扯著自己衫裾的阮清好。

阮清好急得放聲大哭。

一旁的阮清曉看著那紙箋，漠然道：「她確實無此意。」

阮清讓一驚，愕然看向阮清曉。

阮清曉不慌不忙，解開了身上的錦囊，從裡面撚出一張疊好的紙條展開，又撿起地上的紙箋。

兩者比對，字跡一模一樣。

阮清讓眸色驟深，凌厲的瞪著阮清好，「祖母大壽，是妳設計害的清曉！」

此話一出口，大家都明白了。阮伯麟深吸一口氣，再吐出的氣都是顫抖的；言氏恨得咬牙，有其母便有其女，她竟然還相信宋氏的女兒會轉性，從清河壓抑到現在的暴脾氣再也耐不住了，她喊來了嬤嬤，當著眾人的面行家法。

阮清好被打得大聲哭喊求饒，可言氏不發話，誰也不敢多言。

阮清曉看著阮清好那雙手，原本嫩白細膩，此刻腫得像熟了一般，纖纖指尖充血，不停地顫抖，不要說再捏針拿筆，怕是連碗筷都握不住了。

慘，卻一點都不值得同情。

打完，言氏吩咐嬤嬤將阮清好關入後罩房，嬤嬤攙著阮清好，她有氣無力，走到阮清曉身邊時，通紅的雙眼瞪著她，表情猙獰得似從地獄爬出來的惡鬼，半晌，她突然冷笑，嘶啞著聲音道：「妳就不想知道那幾個字是從哪兒來的嗎？」

阮清曉冷若冰霜。「不想。」

「妳就是想也沒機會，我不會讓妳知道的！」阮清好咬牙道。

「我已經知道了。」

聽著阮清曉把江峴留的那首詩低聲道來，阮清好瞪大了眼睛。「不可能，那紙我早就毀了！」

「妳毀得了紙，毀不了人。」說罷，阮清曉沒再多看她一眼，回了西廂。

為什麼總是贏不了她？阮清好怔了半晌，大哭起來。

言氏聽了好不心煩，看了看丈夫，問道：「接下來如何？」

阮伯麟撫著八仙桌，重重歎了口氣，「不然送回去吧。」

「送哪兒？清河？還是宋氏那兒？」言氏皺眉問道。

阮伯麟正要回話，就聽小廝來報，「來客了，譚老夫人來了。」

譚家人一個接著一個來，讓阮家上下有些措手不及。

阮伯麟整理好衣衫，帶著言氏去迎。兩人心中不免嘀咕，譚老夫人該不會是因為阮清好的事而來的？如此就鬧得有點大了。

譚老夫人今年六十有二，但精神矍鑠，英姿颯颯，絲毫不輸給年輕人。她笑容和氣地拉著言氏的手入了正堂，言氏恭謹，襯得倒像個小姑娘。

「我今兒來是受人之託，說媒的。」譚老夫人爽直，開門見山道。

這可把阮伯麟夫妻二人嚇了一跳。

譚老夫人親自提親，不為他家孫兒還能為誰？莫不是阮清好還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，要人家非娶不可？

見二人遲疑，譚老夫人和藹笑問道：「清曉可在？」

夫妻二人更是糊塗了，木然點頭。

「那就好，我是受靖安侯世子之託，來向清曉提親的……」譚老夫人聊了些許侯府的事。

可夫婦二人仍是許久不能從驚愕中緩過來。靖安侯世子向女兒提親，這可能嗎？兩家天差地別不說，他是如何認識女兒的？他們又怎會有交集？

譚老夫人料到他們的反應，笑說她自己 and 譚老也是有著門第之差，但仍是走到了一起，相伴一生，且阮清曉是個有主見的好姑娘，若說匹配，她反倒覺得世子配不上她。

兩人知道譚老夫人是抬舉了，勉強扯開微笑。

譚氏夫婦的事他們都聽說過，也著實欽佩，可換了自家女兒，免不了憂心。畢竟譚老夫人是下嫁，自家若是和侯府聯姻，沒個有實力的娘家撐腰，誰知道日後女兒會不會受氣？況且有些事是掩不住的，女兒畢竟曾嫁過一次……

第二十三章 阮家要出運了

直到送譚老夫人出門，阮伯麟夫婦也沒應下這件事，只表示再考慮考慮，問問女兒意見。

阮伯麟讓人將阮清曉叫來正堂，這一問，便成了質問——

他們不相信阮清曉會做出像阮清好那般不知羞的事來，但她究竟是如何與靖安侯世子識得的，必須問個清楚。

阮清曉聽聞提親之事，愣住了，父母問了半晌的話，她一句也沒聽進去。

他來提親了？

他還是要娶自己……

她說不出是喜是怒，她都還沒想清楚和他的未來，他怎麼就來提親了？太快了……

驚訝甫定，她心裡正盤算著要如何同父母解釋，才能讓他們更容易接受，怎料阮清讓突然闖了進來，厲聲道：「清曉不能嫁！」

阮伯麟和言氏正感到兩難，阮伯麟便趁機問問兒子的意見，「為何不能嫁？」

「門不當戶不對，清曉嫁過去怕是會受委屈，況且靖安侯世子在朝毀譽參半，清曉嫁給他，只會受人冷眼。本就不是一路人，何必要朝火坑裡跳？」

「這我們也考慮了，只是譚家……」

「父親！」阮清讓疾聲打斷，「此事關乎清曉的一生，不能錯了主意。」他眉頭緊擰，拳頭緊握得連指節都泛白。

他向來是個溫煦淡定的孩子，何嘗見過他如此激動？想到祖家發生的事，以及入京後他對阮清曉的態度，阮伯麟臉色略沉，想了想，說道：「清讓，你隨我去書房一趟。」

阮伯麟都走到門口了，阮清讓還是動也不動。

明日他便要回翰林院了，沒有時間討論其他事。他覺得自己從來沒有這般慌過，如果父母態度堅決倒還好，萬一他們心軟……

「父親，靖安侯世子便是曾經的林岫！」

有如驚雷，一句話將所有人都震住了。

阮清曉不可思議地看著阮清讓，眉心皺起，怒喊了聲，「大哥！」

這一幕，不管是阮伯麟還是言氏，都懂了。

怪不得靖安侯府會來提親，言氏也明白阮清曉那日為何會突然問林岫若回來了怎麼辦，原來他真的回來了，而且他們見面了。

他竟然還敢回來！

眼見著言氏怒氣騰起，阮伯麟歎了聲，趕緊遣兄妹二人下去。這事得再好好商量……

出了正堂的門，阮清讓快步跟上喚了她一聲，阮清曉沒理她，他拉住她。

「妳生氣了？」

能不氣嗎？雖說長兄如父，可她父母雙全，豈輪得到他做主？再者，那話是他該說的嗎？他憑什麼忽略她的感受，當著父母的面直言江峴便是林岫，打得她措手不及。

她嫁不嫁江峴，喜不喜歡他，與他何干，他幹麼非要一次次攪和進來？

阮清曉嬌美的小臉白得嚇人，她深吸了口氣，用從未有過的冷漠神情看著阮清讓，道：「大哥，我和他的事，你以後還是不要管了。」說罷，她扔下怔愣的阮清讓，回了西廂。

阮清讓的心像被人猛然摔落，狠狠泛著疼。

自幼生活在一起，阮清曉是他黯淡生活中唯一的光亮。從他知道二人非親兄妹的那日起，他對她的感情就變得複雜了。他努力告訴自己，即便不是至親血緣，他們依然是兄妹，直到言氏讓她嫁人了，他才意識到失去了什麼，於是這種感情便不再按捺了。

老天庇佑，林岫的失蹤給了他第二次機會，他再不想放棄。從進了翰林院開始，為了能夠獲得權力，他違心地應下了主動籠絡他的首輔，甚至用盡心機擠到了皇帝身邊。

他認為，只要有了足夠的能力，他便可以自立門戶，光明正大地娶阮清曉為妻，他不會負了阮伯麟對他的養育之恩，阮伯麟永遠是他的父親，他也會把阮清曉捧在手心裡，疼她一輩子。

他本想著一切勢在必得，不料卻被江峴搶先一步……

直到第二日阮清讓要回翰林院，阮清曉都沒再和他多說一句話。

過了二門，阮清讓轉身，看著牽著阮清昱的阮清曉，想為昨天的事道歉，可話到嘴邊還是嚥了下去，牽過阮清昱道：「我送他吧。」

阮清曉含笑點了點頭，囑咐阮清昱早點回來，自始至終都沒看阮清讓一眼。

阮伯麟和言氏幾乎一夜未睡，他們作夢也沒想到「林岫」居然是靖安侯世子。

如此一來，在清河的事，阮伯麟都想明白了。站在為官的角度，他扳倒了馮氏兄弟，解決了一大貪汙案，他支持他。可站在為父的角度，他一聲不響地離開，惹女兒傷心，他不能接受。

為官的事言氏才不管，她只心疼女兒，靖安侯府就是再好，她也不會讓女兒吃第二次虧。

他想走便走，想回便回嗎，把清曉當什麼了？靖安侯世子又如何？除了他，清曉便嫁不出去了？清讓如今前途無量，待他任了職，看誰還敢小看清曉。知道他們搬來京城，前兒個阮家大房還遣人送了東西來，還不是看在清讓的面子上！有兄

長如此，還怕她嫁不進好人家？

可言氏越是這麼想，阮伯麟憂心越重。

如果自己沒猜錯，阮清讓對阮清曉的感情絕不止是兄妹之情，比起江峴的事，這更棘手。他們即便沒有血緣，可依舊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兄妹，他絕不能讓這種荒唐事發生在阮家。

如此，嫁與不嫁都是個問題。

阮家煩心，靖安侯府也沒消停——

東院客堂，二夫人林氏看著這個庶出的兒子，語氣冷冷地問道：「你昨日請譚老夫人去提親了？」

江峴神情清冷地回道：「是。」

「自古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你連家人都不告訴一聲，就自作主張請了譚老夫人去提親，你可把這個家放在眼中了？」

江峴微微吸了口氣，眸色深沉，俊逸的臉波瀾不興，心底卻涼苦無奈。他若不把這個家放在眼中，只怕這個家早就散了，到底是誰不把誰放在眼中。

「我向母親提過，您一直不肯接受，我只能自己想辦法了。」

「胡鬧！娶親大事，哪有不仔細商量的。你是世子，將來的侯爺，你的妻子可是未來的一品誥命夫人，能說娶便娶的嗎？」

「我娶妻，我自己說了算。」江峴聲音似水，幽沉淡定。

林氏捏緊了帕子，努力保持平靜道：「好，你說了算，即便不是門當戶對，也不至於找一個如此不堪的，她父親的案子我可都聽說了。」

「阮大人是被冤枉的，他為人清正耿介，我敬他，況且吏部已下了文書，要起復他入戶部。」

林氏冷哼道：「這一切都是你所為吧，你可真是用心良苦。」

「若非當年通州一案，以他的能力，早就該坐到這個位置了。」江峴面不改色，一句話堵得林氏無言。

她咬著牙嚥下這口氣，話題一轉道：「你不是想娶阮家姑娘嗎？阮清芷，我同意，但阮清曉，休想！江峴，你不要以為我今日與你說這些是為了你，曾經的事，我不會原諒你，若不是因為你是世子，若不是為了這個侯府，我看都不想看你一眼！」

江峴側眸掃了一眼林氏，果然除了恨，他什麼都沒看到。這麼多年來，她始終直呼他的名字，從未喊過他一聲「兒子」，可見自己在她心裡是何等地位。

他知道，不管過去多少年，原諒這個詞沒那麼容易得到。如果他不是繼承了世子之位，如果不是他一手將侯府撐起，可能全府上下都懶得看他這個庶子一眼。他對這個詞已經不奢望了，就猶如不奢望親情一般。

可就算整個侯府都不原諒自己，這話也輪不到她說。

江峴微抬起下頷，傲然盯著林氏，喚了一聲「母親」，這兩個字他咬得極重。

「我需要您的原諒嗎？您別忘了，您身上的二品誥命是我賺來的，而您逆賊之母的身分，是兄長留的！」說罷，修長的手指在衫裾上一挑，淡定自若。

林氏怔愣，看著他挺拔的背影邁出正堂，走入了血色的夕陽中，曾經淒慘的一幕好似仍在眼前，讓她脊背發涼。

才下了兩步臺階，江峴頓足，悠然轉身，背對著光，瞧不清他的神色，但他低沉嗓音卻清楚的傳進了堂內——

「母親，阮主事給您送的東西，您最好退回去，免得結親時尷尬。」

天都快黑透了，阮清昱還沒回來，阮清曉擔憂地守在二門外，忽而聽到外面傳來說話聲，她趕緊出門，一見是阮清昱，她有些不悅地問：「你怎麼現在才回來？」阮清昱應道：「和譚少傅辯論，忘了時辰。」

聽到是為了課業，阮清曉心情放鬆了，笑問道：「你還能和譚少傅論？論的什麼？」「繼統不繼嗣。」阮清昱答道。

譚少傅倒是膽大，皇帝的事他也敢跟個孩子論。她又問：「那你可贏了？」

阮清昱咧嘴笑了，「輸了，不過心服口服。」

「服了就好。快進去吧，嬪嬪給你留了飯，再不吃就涼了。」她拉著弟弟要進門，就在轉身的瞬間，眼角餘光好似看到了什麼，一頓，對弟弟笑道：「你先回東廂換洗，我去讓嬪嬪給你備飯。」說著，她給了巧笙一個眼神。

巧笙會意，領著阮清昱走了。

確定弟弟入了二門，阮清曉這才轉身，緩步朝對面的巷子走去。

巷子口的店鋪映出些光線，一道頎長的身影隱在晦暗中一動不動，直到阮清曉一邁進陰影中，一隻長臂將她攬過來，扣在了懷裡，緊緊不肯撒手，似奪得了世間珍寶，只怕稍稍一放鬆，她會便被其他人給奪去……

「江峴！」阮清曉低喊一聲，掙扎著，可抱著她的人卻紋風不動。

「抱會兒，就一會兒。」他語調極低。

阮清曉本想質問他為何不先知會一聲就突然請人來提親，可是一聞到他噴吐出來的淡淡酒氣，便趕緊撫著他的背，難掩擔心地問道：「你喝酒了？」

江峴將下巴抵在她肩頭，點了點點。「高興。」

「高興就好……」阮清曉喃喃道。

江峴突然鬆開了手，望著她，眸子裡似有水光，一閃一閃的，掩住了清冷，帶著柔柔笑意。「妳不問問我為何高興嗎？」

阮清曉順勢問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看著她認真的模樣，他真不知該拿她該如何是好。他笑著抬手輕點了下她的額頭，道：「因為妳啊！」

阮清曉捂著額頭愣住了，明白他話裡的意思後，她垂下眼眸，捲翹的睫毛在暗光中輕輕顫動，而後揚起頭，臉上卻帶著沉鬱。「其實你不必如此。」

江峴神色微頓。

「過去的都過去了，你不欠我什麼。你假裝是林岫我不怨你，畢竟當初母親一意孤行將你綁來也不對。雖說因你招來了禍事，但父親執意揭發馮家，沒有你，他

們也一樣不會放過他。父親的事，一直有人在背後幫他，既然不是祖家，除了你，我也想不到其他人了，況且也沒人有這個能力，我反倒要謝謝你，所以我們真的不相欠了。我嘴上說不原諒你，可反思，如果我當初嫁的是真的林岫，只怕如今會更糟吧，所以，你不必為了彌補而娶我。」

她想要的不是彌補，更不想兩人總是因為感情之外的糾葛被捆在一起。

江峴挺直了脊背。他太高了，以致於大半張臉都掩在牆壁投下的陰影裡，看不清神色，她只看得見他輪廓完美的下頷有點緊繃。

半晌，那條緊繃的弧線動了，他淺笑道：「算得可真清楚啊！」

他握刀的手扣在胸口，低頭凝視著她，讓她感到慌亂無措。

「疼。」他低啞道了聲，似有隱忍。

阮清曉的目光落在他的手上，骨節分明，極是好看，卻白得讓人心顫。她眉心一蹙，撥開了他的手，盯著他胸口問道：「又受傷了？」為什麼就不能保護好自己呢？

他另一隻手抬起，將她的手扣在胸口。小手柔軟，手心出汗帶著涼意，卻捂得他心暖。

「傷了。」他笑道，「心傷。」

又捉弄自己！她不悅地攏起眉心，想要抽回手，卻被他緊緊握住，動彈不得。拇指在她手心摩挲，小心翼翼，他歎了聲，「這麼久了，妳還是不懂我的心意，我怎能不傷心？彌補的方式千萬種，我為何非要選擇娶妳？」他兀自一笑，又道：「況且我早就娶了妳了，妳我是夫妻，這筆帳妳真能算得清嗎？」

算不清，所以她不想算。

「那是曾經。現在重新開始了，你若真有心，就不該一聲不吭便來提親。」她還沒準備好。

其實他也沒準備好。

他早已認定她是他的妻子，從再次相見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恨不得把她帶回家，再不讓她離開。可是，這樣的想法太自私了，畢竟外人不知道他曾經娶過她，也不知道他們如何成的親，冒然迎她回府，名不正言不順，只會讓人在背後指指點點。他想要向全天下人宣布她是他的夫人，就必須以江峴的身分將她明媒正娶，風風光光地迎她入門。這是他欠她的。

但是在這之前，他要把所有的障礙都掃清，阮家的、靖安侯府的……可如今他等不了了，因為阮清讓。

他看得出阮清讓對阮清曉的感情不單純，況且他身上還背著一個祕密，待祕密揭穿那日，他擔心他們之間的阻力會更大。

越想得到的東西越怕失去，即便勢在必得，也會患得患失。往昔生命中的一切對他而言不過都是煙雲，連生命都無所謂，偏偏出現一人讓他牽腸掛肚，即便近在身邊，也總是放不下心。

他時常問自己：江峴，你為的是什麼？可是這超出理智範圍，他真的釐不清答案……

「妳父母怪妳了？」他心疼道。

阮清曉搖了搖頭，「沒有，不過這件事對他們而言是個打擊，他們不會同意的。」看著她眉間的隱憂，江峴眸色深沉，又是一笑，溫聲道：「妳同意就好。」說著，長臂一伸，再次將她拉入懷裡，下巴抵在她頭頂，又道：「其他都不要管，有我在，都交給我。」

不管是阮家還是靖安侯府，他都不會讓她受到一點傷害，誰也別想碰她一下……

送走江峴，阮清曉回到房裡，正想著江峴方才說的話，就聽到下人通傳，父親來了，在西廂明室等她。

她以為父親會氣惱她隱瞞江峴便是林岫的事實，可出乎意料的，他並沒有太多的怒意，反倒更在意她對提親的看法，甚至說「畢竟始終都是一人，」讓她好生驚訝。

至於提親的事，阮清曉說不清自己是什麼想法，不是因為害羞，而是因為她不曉得該不該接受。她總是覺得兩人差了什麼，好似明明在一起，都能望見彼此，但就是觸不到。

於是她回道：「容我再想想吧。」

阮伯麟點頭，臨走前又回身，沉默須臾，勸道：「不要和妳兄長計較，他那日衝動也是為了妳好，他畢竟是妳唯一的兄長。」最後那句話，他說得意味深長。

只是阮清曉無暇細想，她的心因為江峴而亂紛紛……

過了幾日，譚府的人又來了，詢問提親結果。

還用問嗎？自然是不同意，當初就該一口回絕！言氏正要打發來人，卻被阮伯麟阻止。

阮伯麟想著阮清曉那日的話，淡淡道：「容我們再想想吧。」

還想什麼想？言氏不解地瞪著阮伯麟。

自打來了京城，尋了名醫問診，言氏的身子好多了，可精神一足，那股子急躁勁兒又上來。她說到做到，開始聯繫蔣氏和曾經的舊識，打算給阮清曉另外說親。

阮家這邊驚天動地，江峴那兒倒是極安靜，連著幾日都沒來。

阮清曉聽聞淳親王因為套賊的事和首輔在朝堂上大鬧了一場，首輔面上謙讓，私下裡他可不是輕易能嚥下這口氣的人，如此，江峴怕是要忙了吧。

直到一日，吏部下了文書，阮家人皆感到欣喜慶幸，阮伯麟的案子終於告一段落，他的縣學教諭申請終於批下來了。

然而敕書展開，一家人又難掩震驚。諭旨朱批，皇帝竟然起復阮伯麟，封任他為戶部主事。

主事雖只是正六品，可這是掌管財政的戶部啊，二伯雖也是主事，可是是在算是閒職部門的禮部，孰輕孰重，可見一斑。

封任的理由正因馮氏一案，父親剛正清廉，不畏淫威冒死揭發，如此清風峻節，

正適合戶部這種對品行要求極高的地方。

阮清曉對父親還是有信心的，這可謂是人盡其用。不過，能引起小皇帝重視，還不是得通過首輔，更何況他可是吏部尚書。

阮伯麟卻顯得猶豫，阮清曉正想勸，倒是言氏悠然來了句「不接便是矯情了，還想折人家皇帝的面子嗎」。

說的好，一語中的。

敕書風光而至，街坊鄰居皆來道賀。阮家許久沒這麼熱鬧了，連兩位伯父都遣人送了賀禮來，不過都被言氏攔在了門外，生祖家的氣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即便是想修復兄弟之情也得親自來一趟，既然不值得他們「屈尊」，那自己何必自掉身價。

不過不久，兩位伯父便悔了，因為阮清讓的敕書也來下了。

阮清讓連觀政的過程都沒經歷過，便直接封任都察院經歷司正六品經歷，而且大家心知肚明，這不過是個跳板。左僉都御史致仕在即，阮清讓接任有望。

左僉都御史正四品，比阮伯麟地位還要高，眾人皆讚阮家青出於藍，更羨慕他們好運連連。

阮清曉明白，其實這些都是情理之中的事，只是進度有點快。

一家人高興，唯獨阮伯麟的喜悅中隱隱帶著鬱色，真不知道他究竟在憂心什麼。

阮家起勢了，上門說媒的人便多了，言氏都快應付不過來，大都是給阮清讓說親的，畢竟他身為長兄，年紀也到了。

最不可思議的是，連阮佩蘭一家人也到了。

姑父周劍平來給阮清讓道賀，而阮佩蘭提起祖家的事，要周姚女向阮清曉道歉。瞧著周姚女那極不情願的模樣，阮清曉沒應聲，但還是勉強勾起微笑。畢竟周劍平對阮清讓的幫助不小，而且是出於真心，就算看在他的面子上吧。

三個男人在客堂論起為官之事，而阮佩蘭藉著賞花，將言氏拉到了庭院中，阮清曉也跟去了。

聊了幾句小花圃中的月季，阮佩蘭忽而問道：「方才聽街坊道，有人來向清曉提親了，還是譚家做的媒？」

言氏聞言，眉頭微蹙，點了點頭便喚阮佩蘭去看那盆茉莉，顯然不想多聊這個話題。

阮佩蘭有意，自然不會放棄，追問道：「是哪家公子，竟能讓譚家來做媒？莫不是譚家少……」

「不是。」言氏截了她的話，漫不經心地擺弄著一朵斜出的月季，「是靖安侯府。」這話一出，阮佩蘭登時愣了，半晌沒反應過來。

若不是看著言氏氣定神閒，且一般人家也請不動譚氏，她真要以為言氏在扯謊。連一直無視阮清曉的周姚女也驚得瞪大了眼睛，盯著阮清曉。

靖安侯府世子？江峴嗎？怎麼可能！

她忽然想起那日在譚家兩人的互動，莫不是那時候便生情了？

這阮清曉一家到底是走了什麼運！

「那婚期可定了？」阮佩蘭迫不及待問道。

言氏瞥了她一眼。「推了。」

阮佩蘭更驚了。「三嫂，那可是靖安侯世子啊，多少人求都求不來呢，怎能推了？您說笑的吧！」說著，她笑了兩聲，但見言氏神情依舊，不似玩笑，神情頓僵。

「三嫂，您可不能錯了主意啊，若是嫁了靖安侯府，那清曉在阮家可是一等一的位置啊，她大堂姊也不過就嫁了個七品郎中。」

言氏不應聲，也不知從哪兒尋了把剪刀，「嚓」的一聲將那朵斜出的月季剪掉了，遞給阮清曉道：「一會插在客堂的花瓠裡。」

阮清曉知道母親生氣了，什麼都沒敢說，接過花捏著。

阮佩蘭尷尬，偷偷撇了撇嘴，不提了。三嫂脾氣不好，她可是知道的。她訕訕一笑，又接著道：「不管嫁不嫁，清曉和清好就要及笄了，總是要說人家的，可長兄不娶，妹妹如何嫁？我倒是覺得清讓的婚事才是主要的，眼下他也出仕了，親事拖不得了，不知三嫂可有中意的？」

姑母這話說的在理，可是阮清曉見周姚女的臉越來越紅，嬌得堪比自己手中的月季，她懂了，姑母今兒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

言氏也猜出幾分，可想到祖家的事，她心裡還是憋悶，不過看在周劍平的面子上，她淡淡一笑，溫婉卻疏離，「清讓大了，也出仕為官，他的事我做不了主。」

「瞧三嫂這話說的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就算不是親生的，不也得你們做主，好歹你們養他這麼大……」見言氏的眉頭驟然蹙起，阮佩蘭喉頭一緊，餘光瞥了阮清曉一眼，尷尬一笑，不再說了。

她是聽女兒說起才知曉這件事，只是她也不確定真假，所以這麼說，也帶了點試探的意味。這一頓，和一瞥，再加上姑母說的是「你們」而不是「妳」，大哥是庶出，自然不是母親親生，可他是父親的孩子，阮清曉總覺得有哪裡怪怪的，可是一時又釐不清，只當是姑母說太快的口誤。

「想什麼呢？」

低沉的聲音突然在身後響起，嚇了阮清曉一跳，她手一抖，捏在月季的莖刺上，她不由得「嘶」了一聲，回頭看去，正是阮清讓。

見她指尖滲出血珠，阮清讓眉頭微蹙，趕緊接過花枝放在石桌上，拉起她的手，疼惜道：「想什麼呢，這麼出神，疼不疼？」說著，朝著她指尖吹了吹。

阮清曉身子一顫，趕緊抽回了手，急促道：「沒事，我去把花插上。」她一把抓過花頭，都沒敢回轉身便走了。

阮清讓不解。縱使之前阮清曉生他的氣，可自從他這次回家，兩人已經和解，她不至於還要躲他。莫不是她聽說什麼了？

他的目光轉向阮佩蘭和周姚女，見兩人慌亂錯開，他溫潤的臉登時蒙上了深沉之色，他冰冷地看著二人，道：「姑父要走，父親讓我來請姑母留下用午飯。」

周姚女歡喜，低著頭，唇角忍不住上挑，可還沒等她母親開口，又聽阮清讓接著

道——

「我方才去後院，嬾嬾說廚房的婆子今兒有疾，告假回去了，怕留不得姑母了。」
母女二人神情一僵，不知該如何應，便瞧向了言氏。

言氏把剪子朝石桌上一扔，笑道：「那還真不巧，改日吧。我去看看清曉，你替母親送客吧。」

說罷，再沒多看母女二人一眼，入了正堂和周劍平說了兩句什麼，轉進了後院。

Crescent Family